

香草美人屈子後身

蘇曼殊外傳終篇

咸宜君

名字別號多不勝數

蘇曼殊的名字與別號特別多，似乎比歷代的畫家、詩人、名士、隱者所使用的還要多些，如果他不是盛年而歿，所使用的名字及別號，恐怕還要更多些呢！

按照虛歲的算法，蘇曼殊逝世那年是三十五歲，倘若認真算來，他在人世間的生命只有三十三、三十四歲呢！就可以查考的資料來計算，他所使用的名號比他的年齡還要多，如果他不是逝世得那樣早的話，他的名號之多恐怕要居中外古今之冠了。

名字與別號使用得過多的人，總會給人一種好弄玄虛及不切實際的感覺，因此大多數腳踏實地的人，一生一世講求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」，竭盡所能為他的名字增光生色；但是少數的人却因為種種原因，在人生的過程之中，適時的加以變更，以配合客觀環境的需要，似乎也無可厚非。但是如果頻頻加以更改，其心態就頗值得研究了。通常一個人在襁褓時期，有父母親長「專屬呼喚」的「乳名」，儘管命意並不十分堂皇與雅緻，但却充滿了親暱的氣氛；而後成長入學時，按照「譜系」再取一個正式的「學名」；等到進

入社會以後，另取「字」及「別號」，以應彼此交際的稱謂；除此而外還有朋友們為他冠上的「綽號」，一般人大多只是如此而已。而許多藝文工作者或行徑奇特的人物，才會不停的為自己加上一些琳瑯滿目的名號，使人眼花撩亂，如墜五里霧中。為什麼蘇曼殊的名字與別號特別多呢？究其原因，不外乎下列數點緣故：第一、始終不滿意現狀，長時期生活於玄想之中，佻求於改換名號的行動中，使得心情及處境亦隨之改變；第二、放蕩不羈，故弄玄虛，神龍見首不見尾，故意運用一些奇奇怪怪的「代號」，來表示自己的無所不在；第三、由於客觀環境的限制和約束，不便明目張膽的打出自己的真實名號，只好胡亂編排一些，以避災遠禍；第四、與相熟的朋友，署上彼此通曉的代號，以表示相互的默契及交情；第五、在書畫作品上署上典雅的名號，或在文章上署上奇奇怪怪的筆名，說得好聽一點是為隱藏名聲，另一方面何嘗不是有所顧忌或藏拙呢！

蘇曼殊譜名「徵」，又名「玄瑛」，乳名「三郎」，字「子穀」，亦通作「子谷」，出家後法名「博經」，法號「曼殊」。

蘇元瑛——曼殊的朋友柳亞子認為「玄瑛」的「玄」字，與清朝皇帝「玄嘩」之「玄」字犯

冲，因而改「玄」為「元」而為「元瑛」；民國肇造以後，不必再有所顧忌，也就「元瑛」與「玄瑛」並用了。

蘇湜——二十歲那年，在日本投考「成城學校」，學習陸軍學術，更名「蘇湜」，以表示一個嶄新生命的開始。「碎簪記」中的主角「莊湜」，就是用「莊湘」老師的「莊」，加上「蘇湜」的「湜」而為「莊湜」，因而有人說「莊湜」就是曼殊自己的化身。

蘇文惠——曼殊的書信中，曾囑友人回信「件寄蘇文惠收」，當他寓居上海「愛國女學」時，多用此名與人交往。

蘇非非——在函件及詩作中，常署名「蘇非非」或「非非」，此為曼殊較早時期之別號。

阿瑛——係「玄瑛」及「元瑛」的暱稱，曼殊在與友人書信中亦常署名為「阿瑛」，或竟簡寫為「瑛」字，亦作「阿英」及簡寫為「英」。

印禪——曼殊在「慧龍寺」出家後，即以方外人自居，為友人作畫，常鈐一小章曰：「印禪」。在他所留下的畫幅中，鈐有此章者甚多。

燕子龕——曼殊在隨筆、小品、劄記中多題署為「燕子龕隨筆」，亦常自署「燕子龕」，友人為他刻行詩集，亦題署為「燕子龕遺詩」。

燕子山僧——本身係出家人，加上「燕子龕」的署名，故合稱為「燕子山僧」，見之於「雙杯記」之首，後人集刊其遺著者，多以「燕子山僧雜記」或「燕子山僧集」名之。

燕影——曼殊與朋友的書信中，多有署名「燕影」者，而「天涯紅淚記」中的主角「燕影生」，自然也就是他的化身了。

糖僧——曼殊一生酷嗜糖菓及甜點，舉凡軟糖、酥糖、糖炒栗子及八寶飯、芋頭餅等均大嚼特嚼，頃刻都盡；但求口腹之慾能够滿足，至於腸胃能否承受，根本無暇顧及；即使是在病榻上，一旦逮到機會，依然飽啖如故，不肯稍加節制，因此博得「糖僧」的雅號，他自己也以「糖僧」自命。

南國行人——曼殊曾經浪跡嶺南，甚至遠遊佛國及南洋各地，因之常在其作品上署名「南國行人」，以狀其飄泊無定也。他所撰的「嶺海幽光錄」及「娑羅海濱遐蹟記」，均署名為「南國行人」。

雪蝶——曼殊致友人書信中，常自署「雪蝶」及「雪蝶」，以喻自身猶如雪上之蝴蝶，在天寒地凍中百花凋零，了無花蜜可採，其苦況可知，後人有稱其為「雪蝶上人」者。

春蠶——採「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炬成灰淚始乾」之詩意，以比擬自己對情感方面的執着；曼殊翻譯的情詩，多喜署名「春蠶」。

飛錫——曼殊曾撰「潮音跋」，自稱係日本京都「金閣寺」的僧人「飛錫」；事實上「飛錫」這個僧人純屬子虛，完全是曼殊憑空捏造出來

的人物。

宗之助——亦為曼殊幻想出來的人物，認為自己是日本貴族的後裔；後經日人米澤秀夫專程前往「金閣寺」查證，既無「飛錫」僧人，「宗之助」自然也就是曼殊虛構的名字及身世了。

沙鷗——採「天地一沙鷗」之意，無拘無束，任意翱翔，曼殊的繪畫、短箋上常署名「沙鷗」，以示了無罣礙的坦蕩行徑及胸懷。

阿難——曼殊一生病病歪歪，生命力十分旺盛，身體狀況却難以配合，加上經濟情形時常捉襟見肘，而使自己有落難之感，因常署名為「阿難」。

行行——曼殊一生只要身體狀況許可，而囊中又稍有餘資，便馬不停蹄的來來去去，一生都彷彿從來沒有安定下來過，所以在旅途中致函友人便常署名「行行」。

孝穆——曼殊一生尋母、侍母，一直到彌留之際猶云：「一切有情都無罣礙，但不放心東島老母耳！」他在日本逗子海邊侍母閒居時，與友人書信多署名「孝穆」，想係其孝思不匱也。

曼鸞——曼殊的「絳紗記」小說主角是曼鸞，大家都認為又是他自己的化身；未幾在西湖一連與劉半農通信三封，都署名「曼鸞再科」，可見小說中的主角，真的就是他自己的化身啊！

樂弘——曼殊致友人書中有「樂弘頓首」，係由「曼鸞」轉音而來，以狀恢弘之意。

林惠連——曼殊在南洋各地時曾用「惠連」為英文名字，而林姓在南洋華僑界為大姓，遂以「林惠連」為別號。

淚香——採「丈夫有淚不輕彈」、「偶然彈時淚亦香」之意，曼殊偶然亦署名「淚香」，在致友人書中曾有「淚香誠惶誠恐」之句。

島島——曼殊在各方面都顯得頗為自負，但他初期的詩文，經過他所敬重的朋友修改後，也常使他心折不已，曾有「劉三詩人點鐵，島島合十」的記載。

郭璞——乃曼殊衷心敬佩的才子，不知不覺在與朋友們書信往還中，亦拉來作為自己的別號。

王昌——亦為曼殊心儀的古人，漫不經意的亦自認即為「王昌」的化身，署上「王昌」二字。

宋玉——曼殊自覺其才情及個性與「宋玉」有諸多相似之處，因此索性在函件中，署上「宋玉頓首」，朋友們一見他粉紅色的箋紙，寫着蠅頭小楷，一見而知係曼殊的筆跡，至於末端署名也就無暇去計較了。

以上所列舉者，除了蘇徵、子穀、文瑛、三郎、子谷、博經、曼殊、蘇元瑛常見的名號而外；蘇湜也算是他正式的名字。而蘇文惠、蘇非非、阿瑛、瑛、英、阿英、燕子龕、燕子山僧、燕影、糖僧、南國行人、雪蝶、雪蝶、春蠶、飛錫、宗之助、沙鷗、阿難、印禪、行行、孝穆、曼鸞、樂弘、林惠連、淚香、島島、郭璞、王昌、宋玉等名號，亦信手拈來，常出現於其繪畫、信函及詩箋上，總計起來，不下三十八個之多呢！

蘇曼殊的一生，只有短短的三十五個寒暑，凄苦的童年、坎坷的生命歷程，從離家求學，到學成進入社會，再看破紅塵出家為僧，乃至於亦

僧亦俗的介於入世及出世之間，一生飄泊無定，不事生產，參禪禮佛，吟詩作畫，執筆爲文，浪跡天涯，好像永遠在不停的追尋，到頭來連他自己也不能真切的瞭解究竟是在追尋什麼？

蘇曼殊擁有兩樣最寶貴的資產，其一是天賦的才情，另一便是衆多的朋友。他一生交友朋友，如果沒有了朋友，他便如斷梗飄萍一般無法生活下去，正確說來，他幾乎是一個靠朋友才能夠活下去的人，一直到生命的終站，醫藥、問疾、喪葬等，全憑友人爲他料理，他的家族及親人竟沒有一個人出面及關心，洵屬奇事！他的才情橫溢，多所感觸亦創作豐富，名字而外，別署不可勝記，有些偶一爲之，已乏資料可以查考，這是否與他內心深處始終找不到「歸屬感」有着密切關係呢？就不得而知了。

曼殊旋風十年不衰

蘇曼殊從小就沒有好好的讀過中國的書，實在說來他的漢文程度並不高明；二十歲以後才受到章太炎、陳獨秀等人的薰陶，憑恃其絕頂聰明的才情，他的詩文大有一日千里之勢，甚至比當時的一般名士及遺老寫得還要好些。他的繪畫更是無師自通，全憑己意，自創一格，精妙奇特，了無人間煙火氣息。以三十五歲圓寂的青年和尚，却留下了豐美無比的作品，誠如柳亞子對他的稱讚云：「雖雲鶴乎？實星鳳矣！壽不中身，寶志入地！」洵爲評曼殊最允當之詞，觀乎蘇曼殊的豐富著作，即覺此四語貼切無倫，欲易一字而不可得也。蘇曼殊的詩作全不用心做作，可是自

然而然的真情流露，給人一種雋永輕清的感覺，後來由他的友人輯印成冊的有：「燕子龕遺詩」、「燕子龕詩」、「曼殊上人詩稿」、「蘇曼殊詩集」、「拜倫詩選」、「漢英三味集」等，分別由「雪堂詩社」、「南社」、「三秀堂」及友人們出資發行。各種版本大同小異，收錄的詩作有多有少，總計他所撰的詩，流傳下來的大約有九十三首；而將中國古詩譯成英文者，大約有一百一十七首。從「詩經」開始，兩漢、魏晉以迄唐代有名的古詩，均悉心加以逐譯，介紹給外國讀者；更將泰西著名的詩歌翻譯成中文，以饗國內讀者，大約有六十五首。

關於散文方面，蘇曼殊用力尤勤，常把日常所見所聞都記錄下來，作爲爾後寫作的素材，所以他的文章議論風發，侃侃而談，令人爲之動容。他的散文輯印成冊者有：「曼殊文選」、「曼殊遺著」、「曼殊隨筆」、「曼殊筆錄」、「曼殊雜記」，包括：「燕子龕隨筆」、「嶺海幽光錄」、「燕子山僧雜記」及「燕子龕書札」等，分別由「北新書局」及友人們出資發行。內容包括序跋九篇，畫跋二十七則，雜文十六篇，譯文四篇，筆記六十五則，前代忠義史實十七篇，記事百餘條，信函一百六十九道。

至於蘇曼殊的小說創作，有「斷鴻零雁記」、「天涯紅淚記」、「絳紗記」、「焚劍記」、「碎簪記」、「非夢記」等六篇，翻譯的有「慘世界」及「娑羅海濱遊蹟記」等兩篇，分別有各種版本問世，銷行範圍頗爲廣泛。他所創作的「六記」之中，要算「斷鴻零雁記」情節最爲曲折，

文詞最爲優美，故事最爲感人，因此讀者也最多，獲得極高的評價，曾有外文翻譯流傳海外，並經改編成戲劇，曲盡其妙，贏得觀衆不少讚嘆及熱淚；其他的幾篇似乎都沒有逃出「斷鴻零雁記」的窠臼，因而也就相對的遜色了不少。此外還有「人鬼記」一篇，已撰爲千餘字，其後入院就醫，稿件亦不知流落何所矣！另外的英譯「燕子箋」，交由雪鴻攜往歐洲出版，後無消息，殊爲可惜。談到蘇曼殊的繪畫，最先集成者爲「曼殊畫譜」，後有「曼殊上人妙墨」及「曼殊遺墨」等，由「北新書局」及友人捐貲影印刊行。內容有：一顧樓圖、華嚴瀑布、釋迦佛像、犖舟金牛湖、聽鵲圖、海濶天空、耶馬谿名照圖、江千蕭寺圖、茅庵偕隱圖、黃梅圖、吳門道中聞笛、莫愁湖重遊、孤山圖、秋思圖、登臺圖、靈山振衲圖、靜女調箏圖、金粉江山圖、風絮美人圖、白門秋柳圖、文姬圖、黃葉樓圖、寒山圖、分隄弔夢圖、荒城飲馬圖、絕域從軍圖、終古高雲圖、着色釋迦像圖、女媧圖、岳鄂王遊池州翠微亭圖、徐中山泛舟莫愁湖圖、翼王夜嘯圖、劍門圖、崖山題奇石壁圖、獵狐圖等；此外尚有蕭秋所藏之手卷二十四幅，及散見於廣州「六榕寺」、杭州「澹園」之立軸；惟流傳東瀛及南洋各處人士之畫幅，則不得而知，亦無法統計。其他爲友人所作之小幅及筆扇繪畫尙多不勝數，受贈人既視同拱璧，居爲奇貨，他人也就難得一見了。

蘇曼殊圓寂以後，雖然胡適之所撰寫的「最近五十年的中國文學」一文裏，把蘇曼殊摒棄在外，並沒有提及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，相反的一

般年輕氣盛的文學家，都起了莫大的反感，紛紛爲蘇曼殊打抱不平，竭力爲他出氣，有關蘇曼殊的論讚、批評及記載，大量的出現在報刊雜誌之上，形成一股「蘇曼殊旋風」，這是胡適之始料所不及的。從民國七年蘇曼殊死後，一直到民國十七年北伐成功，十年之間，「蘇曼殊的旋風」始終不衰，有關他的遺文隱墨，尤爲書賈門視爲珍寶，竟然改頭換面的一再出版發行，版本設計及印刷品質也愈見精美，加上名人題籤與作序，使得蘇曼殊的遺作大爲風行。堂皇成集的有蔡守所輯的「曼殊上人妙墨」，亦名「曼殊遺集」，由黃濱虹題籤，章太炎作序，並有多位友人題詩，印刷精美，頗爲一般人所喜愛。周賢編輯的「燕子龕殘稿」，收集了蘇曼殊的詩、雜著、書札及小說等，此爲總集之始。

段菴旋編輯的「燕子山僧集」收集了蘇曼殊的詩、文、書札及朋友們爲他所寫的傳記及跋語，另成一種風格。柳亞子編輯的「曼殊全集」最爲完整，包括他的詩文、譯詩、雜著、小說、書訊、筆記等，並附有各種攝影，全部爲五大冊，由上海「北新書局」出版，蒐集頗爲完整；另外上海「開華書局」也出版了「曼殊全集」普及本，廉價向讀者發行。關於蘇曼殊生平事蹟研究方面的出版物，先由柳亞子、柳無忌父子，合編了一本「蘇曼殊年譜及其他」，並收錄了有關曼殊生平研究及記錄式之文字及函件多種，爲研究蘇曼殊生平事蹟及爲人行事的最佳參考書籍。後來蕭淑秋又編輯了一本「曼殊遺蹟」，其中有繪畫、有雜記，並有照片、題識、遺物、度牒等，均

用影印製版，更增加了親切感與真實感。

作品失傳多成絕響

尚有許多蘇曼殊的作品已經失傳，根據各方記載，有些已經印行而成絕版，有些則根本未曾付梓，原稿已下落不明，友人們雖然四處徵求及搜尋，然始終不得要領，茲分別論列如后：

「梵文典」八卷——爲蘇曼殊最初成書之著作，亦爲對梵文研究最有價值之貢獻，曾在日本東京出版，今已失傳。

「初步梵文典」四卷——係就「梵文典」修編之作，此書亦曾在日本東京發行，今已失傳。

「梵文典多體文」——係梵文譯作之一種，未曾出版，原稿不知流落何處。

「沙昆多羅」——係印度詩聖迦黎陀婆所著之詩劇，曼殊譯成中文，現已無從覓取，洵爲憾事。

「法顯『佛國記』惠生『使西域記』地名今釋及旅程圖」——評述西域、天竺各地風土人情，並有簡單的地圖，狀寫山川、城鎮、道路，使人一目了然，未曾出版，原稿迄今沒有出現。

「泰西羣芳譜」——記述西洋名女人事蹟，曾在日本出版，且在報刊上刊登發售廣告，今已失傳。

「埃及古教考」——由英國德黎博士原著翻譯而來，曾經出版，今已失傳。

「漢英辭典」、「英漢辭典」、「粵英字典」——三本同爲研習英文之工具書，民國初元出版，俾益初習英文學子良多，今已失傳。

「拜倫詩選」——係曼殊最初之譯作，在日本出版，原書雖已失傳，但許多譯詩已列入「曼殊全集」之中。

「文學因緣」——內容包括漢詩英譯、英詩中譯兩大類，並附刊曼殊繪畫九幅，先在日本出版，後由上海「羣益書社」翻印，原書雖已失傳，但譯詩與繪畫，皆已分別收入「曼殊全集」及「曼殊畫譜」之中。

「潮音」——內容有詩、有畫，先在日本印行，後由上海「湖畔詩社」重刊，原書雖已失傳，其中部分作品，已收入曼殊其他著作之中。

「女子髮髻百圖」——係曼殊自日本圖書館中的資料裏描繪出來者，皆中國漢唐時代仕女髮式，極爲名貴，繪畫尤精，上海「商務印書館」曾欲精印發行，後竟不果。

「無題詩三百首」——「太平洋報」文藝消息內及曼殊致友人書中，均曾載此書名，原書迄未與讀者見面。

綜上所述，蘇曼殊之詩文、小說、繪畫等作品，有已出版並流傳至今者，總計有十八種；已出版而絕版失傳者，總計有七種；僅有書名而未曾出版亦難覓原稿者，總計有十種；全部計算起來大約是三十五種。蘇曼殊只有三十五年壽命，去掉童年及求學時期的二十年歲月不算，他真正從事創作的時間不會超過十五年，而竟能有三五種著作的成績，也算是够豐富的了。

蘇曼殊的作品之所以能廣爲流傳，得力於以下三項原因：第一是他有許多熱心的朋友，在他生前與死後均大力予以協助，使他的作品得以順

利付梓出版，廣為流傳。第二是他具有濃重的浪漫氣質與放蕩作風，大大的符合了民國初年一般年輕人的時尚，因此便以他為標竿而跟隨學樣。第三則是胡適之的橫加貶抑，根本無視於蘇曼殊的存在，引發了衆多的反感與不平，反而使一般人對他更加發生了興趣。

其實蘇曼殊在清末民初的文學史上，是應該有他重要的一席之地，硬把他忽略、抹煞，不但有欠公平，而且也為事實所不許可。就像是一部歷史，其中有忠臣、有義士、也有大奸巨惡，或者可以說有我們喜歡的人、尊敬的人，更有為我們咒罵的人，不能因為執筆人的好惡而任意取捨，文學史的撰寫亦復如是，何況蘇曼殊並非一個十惡不赦的人，相反的他才情與成就確實不凡，為什麼非要把他摒棄在「中國文學史」之外呢？

感傷詩人嫉惡名士

蘇曼殊是一個感傷的詩人，是一個嫉惡如仇的名士，是一個天才的畫家，是一個「鴛鴦蝴蝶派」的小說作者，對於中國革命具有浪漫的理解與同情，但他一生特立獨行的個性與作風，終至放蕩不羈，顛沛一生。

蘇曼殊聰明過人，通曉中、英、日、法、梵等五種文字，個性一片爛漫天真，由於所屬時代的混濁，厄於環境的影響，遂致流入悲觀放浪的境地；因而一面創作，大量發抒胸中火熱的情懷，一面又起居無節，食慾無厭，飛花醉月，四處飄蕩，而陷於浪漫頹廢的深淵。

「羈縻世網，懣懣欲畫」；「結習未忘，負

氣猶昔」；「幸能留得一絲道義在世，即覺是此生之安慰」；「嗟乎！病骨還剩幾朝」；都是蘇曼殊在致朋友們的書信中，常見的感慨心聲。他之所以不能克享永年，非關天命，簡直就是自我糟蹋的結果；嚴格說來，他既不肯同流合污，又無力挽瀾救世，益以身世之感，在悲憤之餘，只能伴狂以祈免禍，終致亂食狂餐，而自傷其生，欲藉此毀去皮囊，以得解脫。試想：這與自殺在本質上又有何異乎？

行為雖屬落拓不羈，人格及操守仍秉持崇高的理念及軌跡；觀念儘管淡泊或跡近冷漠，而心腸却像一團熊熊的烈火；血統即使源自中日兩個不同的民族，但生平の觀念與立場，則完全站在炎黃子孫這一邊。由於身世及生理等問題，使他長時期掙扎於痛苦的深淵，既視功名富貴如浮雲，乃厭棄紅塵，出家為僧；既為僧人，而又不能忍受世俗庸僧之齷齪，更不堪蒲團生活之清苦，乃亦僧亦俗的遊戲人間。然則污濁社會，豈容其獨清，因而坎坷踴躍，竟連安身立命之處所亦無法覓得；規後之身，遭世不辰，遂不惜其身而倍加創損，以求速死而毫無留戀，世人不識其內心苦痛，遽言其為駭為怪，是不切實際的啊！

嚴既澄有七言絕句六首，頗能道出蘇曼殊一生的遭際及心境。詩云：

人間何世太荒涼，拚把袈裟裹熱腸；
華表鶴歸知悔否？強澆情淚作冰霜。
慧骨何須五臟空，上人胸次有長虹；
天生成佛尋常事，且住才人慾夢中。
春心如海正奔騰，歌哭輕狂不自勝；

一代才人齊頰首，殉身哀樂此情僧。
忍將流浪作生涯，箇箇飄零羨落花；
長使單樓傷缺月，但繞情淚漬袈裟。
早將生命等駢枝，賸有狂游興未瀉；
西子比鄰眉黛好，英雄長浴此湖潯。
中年心病竟誰醫，新塔峨峨無怨辭；
語盡人間秋氣否？雨樓淒讀曼殊詩。

一代才人，居無定所，日常生活幾乎全為漫遊時光，最後埋骨孤山之麓，常伴西湖煙水，魂兮歸來，亦當含笑安息矣！蘇曼殊生不見用於世，則其精神之表現，捨詩文、繪畫之外，實無處寄託，蓋其作品純屬清新飄逸之真性情流露，流傳後世自不乏其知己，必然是不爭之論。

蘇曼殊寫詩，初時連平仄和押韻都不懂，由於朋友們的切磋琢磨，更拚命的遍讀古人的名詩，加上自己的天賦穎慧，直抒胸臆，真情畢露，不假雕琢，不事粉飾，竟能作出立意高明，思維輕靈，文辭自然，節調和諧的好詩來，就不得不令人佩服他是一個天才的詩人了。

柳棄疾說：「曼殊的詩給人一種雋永輕清的味道，使讀者一誦而難忘；他的詩個個都好，却不能說出好在什麼地方，我以為好就好在他能自然流露。」

王德鍾說：「曼殊襟懷灑落，遺世而獨立，其為詩也不落窠臼與深微，裁章閒澹之俗套，更不為珥璫釵鈿，蹇澀瑣碎之病所困限；荷麗艷眇，極其神化之境，曠觀海內，清豔明雋之才，若曼殊者，殊未有匹焉！」

傅熊湘說：「曼殊天才清逸，其詩自是超曠清逸，非勞勞於楮墨間者可比也。」

黃沛功說：「不知者謂曼殊之詩哀豔淫冶，放蕩不羈，豈貧衲所宜有；知之者以為其寄託綿逸，情致迂迴，純係香草美人遺意，疑屈子後身也。」

馮印雪說：「曼殊身世坎坷，胸臆壘塊，發而為詩，以抒寫哀樂，故文情並麗，踵武楚騷，得香草美人之意。」

章文說：「曼殊之詩嬰婉纏綿，迴腸盪氣，讀其詩宜諳其處境及性情，庶其能得詩中真味，毋誤擬為揚州杜牧，楚澤屈原也。」

熊潤桐說：「曼殊作詩全以真誠態度，寫燕婉幽懷，不染輕薄習氣，不落香奩窠臼，最是抒情詩中上乘作品。」

高旭說：「曼殊的詩其哀在心，其豔在骨，而筆下尤有奇趣。」

綜上所述，蘇曼殊所留下來的詩句，其所以為人傳誦不衰的原因，端在其雋永輕清，超曠蕩麗，情致綿綿，飄逸不羈，直抒胸臆，無所障蔽，自然流露，親切感人，故能扣人心弦，使人深深的受到感動。至於蘇曼殊的譯詩，在不失原意之前提下，尤重氣氛的鋪排、風格的提昇及神韻的貫注，因此有人便大加稱讚，說他是翻譯文學的泰斗。

蘇曼殊的小說以「六記」為主，而「六記」均為纏綿悱惻的愛情悲劇故事，每一「記」中又都有他的影子；而且或多或少都按着一定的軌跡與軸線在發展，因此除了「斷鴻零雁記」以外，

其他各篇都沒有獲得太高的評價。

魏秉恩說：「曼殊以出世佛子，絀入世情關，能於悲歡離合之中，極盡波瀾雲詭之致，而處處寫實，字字悽惻，但覺淚痕滿紙，令人讀之而怡然。」

郁達夫說：「斷鴻零雁記是舉世所尊敬的作品，係帶一點自敘傳色彩的小說，然而其缺點是部分太不自然，太不寫實，做作得太過。」

盧冀說：「曼殊多情善怨，為文卓逸清雋，每為諷語，不覺擊節稱賞不已。」

嚴既澄夜讀「斷鴻零雁記」凄感無已，乃填「高陽臺」詞一闕云：「南國絳魂，東洲詠夢，斷腸人太匆匆；灰盡心香，依然怨葉淒涼；蛾眉並世思難絕，是枯瀾，不耐春風；遁寒山，頗領行吟，拼耗幽衷。瓊樓日暖知何恨，恨寒裙柳弱，不繫游鶯；能幾低徊，朱顏又退春紅；冥冥歲月驅人逝，悵仙山，茫遞難通；陰沈沈，怨霧秋雲，常伴孤鴻。」

蘇曼殊的小說完全是用血和淚，來描寫海枯石爛，生死不渝的愛情故事，在清末民初混沌的時局中，頗能抓住一般青年男女苦悶的心理，因此贏得了「鴛鴦蝴蝶派」大師的頭銜。至於他的翻譯小說，更是半譯半作，費力之大與創作所投注的功力不相上下呢！

蘇曼殊的繪畫完全是抒發胸中理想與積鬱的工具，清奇幽雅，無與倫比，沒有師承，全憑自己的意興所至，痛快淋漓的任意發揮。大抵說來，他的畫風是屬於文人的寫意一派，意境高渺，氣韻靈秀，在當時是頗受一般朋友們所歡迎的；在

他有生之年，從來沒有舉行過「畫展」，也沒有

以繪畫作為生財的媒介，正因為如此，越發使他的畫幅成為無價之寶，從而也獲得了極高的評價。

柳亞子說：「曼殊繪事精妙奇特，自創新宗，不依傍他人門戶，零縑斷楮，非食煙火所能及。」

楊右銘說：「曼殊之畫秀逸不羈，時人無能望其項背，所謂『超凡入聖，一塵不染』，曼殊之畫可當之無愧色也。」

何震說：「曼殊大師之畫，大抵是以心造境，而神韻尤為其特長，其畫中之景，全係出之意識，見之練素者。」

蘇曼殊也曾假託日本僧人飛錫批評自己的繪畫說：「閩黎繪事精妙奇特，太息苦爪和尚去後，衣鉢塵土，自創新宗，不傍前人門戶，零縑斷楮，非食煙火人所能及，願不肯多作，中原名士不知之也。」

蘇曼殊的繪畫不摩襲前人，不逐隨俗流，心中靈動，腕底圓熟，下筆作畫，風格迥殊，其獨特的風格與神韻，使人一見而知為曼殊大師之作品，決非他人所可企效，故其清高絕俗，不染纖塵之意志，除寄託於詩文、小說、書信、隨筆之外者，咸表現於楮幅雲煙之間。

蘇曼殊頗自矜重，不肯輕易為人作畫，倘若意興過飛之際，每每揮毫作圖，然後慨然予人，受之者不必道謝，僅坦然接受可耳，否則他便不聲不響的把畫幅撕成粉碎矣！

民國元年春天，蘇曼殊自爪哇歸國，在上海「太平洋報」任職，總編輯葉楚傖屢向其索畫而

終無所獲，一日葉楚倫特備酒餚置一樓上，並置畫具與宣紙於几，誘之飲，酒闌葉楚倫忽反局而出，立於門外道：「子欲出，不償畫債，其毋想。」於是曼殊罄其酒，揮毫作畫，極凄婉之致，即所謂「汾堤弔夢圖」，「太平洋報」曾以石印附報發行。

「少年行」讀後

褚問鵬

——這是少年要讀，成年人更要讀的一本好書；老年人讀了，遲暮之感也會減輕不少……

這是一部個人成功的奮鬥史，彌足珍貴。書名謙稱「少年行」，足見著者不自滿的胸襟，這不自滿的胸襟就是成功的主要因素。

作者曹志源博士湖南益陽人，出身書香門第，自幼飽受詩、禮的薰陶，於不知不覺中，養成忠孝雙全的完美人格，能抵抗外力的任何引誘與侵蝕。中國人的堅強不屈，在歷史上留下多少可歌可泣的往迹，真是更僕難數。而本書——「少年行」的作者，却謙稱為「少作」，真是太客氣了！朋友們幸勿因他的書名，而忽略了他的內涵，本書不但可為少年人立身處世的指針，更是成年人成功立業的榜樣。作者寫的是自少年以至壯歲的奮鬥過程，許多事雖然已成往跡，然而頭緒分明，歷歷可數，值得我去推考和研究。

本書的高潮之一，是作者投筆從戎，成為青年遠征軍幹部的往事。

遠征軍，簡稱「青年軍」，是全國知識青年激於愛國心，響應民族英雄蔣中正委員長的號召，投筆從戎，為國殺敵。青年遠征軍的編練總監羅卓英將軍曾有詩云：

「十萬青年事遠征，乘風破浪斬蛟鯨！臺灣收復東京陷，洗甲重洋宴太平！」

這是浩氣干雲，十分雄壯的紀實之作。

本人曾任軍事委員會幹訓團秘書，一向追隨羅卓英將軍，青年軍編練總監與軍委會幹訓團的教育長，同為羅卓英將軍一人，因此對於青年軍在印、緬戰場，勇救英軍的英勇壯烈故事，知之甚詳，不勝欽佩。抗戰勝利後，青年軍在戡亂戰役中也有很良好的表現，總之知識青年當國家危急存亡之秋，羣起投筆從戎，完成了殺敵報國的壯舉，開啓全國皆兵的先河，這是最可喜的大事。

曹志源先生是青年軍中優秀之士，他脫去戎服之後又埋頭苦讀，參加高等考試及格。苦讀不懈的結果，完成學業上的另一次遠征，他赤手空拳的去了美國，多年的辛苦，終於得了博士學位，膺選傑出教授，這是本書的第二個高潮。曹博士學成名就之後，仍不忘祖國，特地回國講學，為祖國培植學術人才盡最大的努力，他的貢獻和成就正是未可限量的，會當拭目以俟之。

本人行年九十有二，拜讀了「少年行」以後，自己的遲暮之感，也為之減輕不少。誰說寫評介文於自身沒有好處呢？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於臺北。

當時張岳軍(羣)亦客居滬上，極慕蘇曼殊的山水繪畫，屢以為請，迄不可得，後知曼殊嗜朱古力糖，乃逐日購之以饗曼殊。久之，曼殊覺其意，笑道：「君豈欲得余畫耶？不然，胡以日破慳囊？」岳軍欣然以楮墨進，曼殊為作一小幅，遠山新月，疏柳寒鴉，極慘淡蒼茫之至，岳軍睹之，

道謝不已。曼殊笑道：「未也。」已而忽以墨筆自月斜至柳梢，作一長線，擲筆起道：「月上柳梢頭，人約黃昏後，此真絕妙畫境也。」岳軍急起止之，然已不及矣。其生平奇詭有如是者。

蘇曼殊的詩嚼蕊吹香，幽豔獨絕，用詞纖巧，擇韻清諧，使人讀之有一種芳馥撲鼻的快意；他的小說哀感頑豔，兼具俠骨柔腸，曲折曼妙，委婉離奇，雖然後人將他列入「鴛鴦蝴蝶派」中，但其清新雅麗仍然自成一格；而他的繪畫彷彿是中、西加上東洋畫派的精華綜合而成，攝英拈蕊，遺世而獨立，把繪畫的藝術境界，大幅度的予以提昇，非淺人所能解也。

在一個波譎雲詭的大時代之中，英雄豪傑，仁人志士，奮其勇毅，展其壯志，旋乾轉坤，為理想的明天嘔心瀝血，奮鬥創造，開創出璀璨的未來；而空有滿腔熱血與豐沛才情，却缺乏堅毅的耐心作後盾的人，却只有隨波逐流，自怨自艾的嘆息其生不逢辰了。蘇曼殊具有英雄豪傑的理想，可惜手無縛雞之力，因而也就無法勇猛精進的去追求他的理想；他更具有仁人志士的胸懷，然而過早的否定了週遭的一切，使一腔慈悲救世之心，轉而趨向於消極方面發展，使他面前的道路越走越窄，終於變成了悲劇式的人生。

「契濶死生君莫問，行雲流水一孤僧」，這是何等坦蕩的胸襟，又是何等寂寥的心情。假如蘇曼殊能够鼓起勇氣，面對人生的一切挑戰，而且更能多活幾年的話，他的成就就絕不僅止於詩人、畫家而已，說不定也能成為歷史上重要的人物呢！（全文完）